

新青年的新风格



中国青年出版社

新青年的新风格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58年·北京

新青年的新风格

*

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出版

(北京东四12条老君堂11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字第036号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经售

*

787×1092 1/32 4 1/2 印张

1958年9月北京第1版 1958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80,000

统一书号：3009·111

定价(2)二角六分

目 次

共产主义精神的凯歌	馬信德、顧美忠	3
鋼鐵战士	馬信德	12
——記小型平爐利用系数創造世界紀錄的上鋼三厂的 平爐爐長韓忻亮		
三英雄奋力超赵勤	張文华、边致仁、龔明达	25
开辟了鉗工机械化生产的道路	江 潤	37
——郑全斌的故事		
真正英雄看今朝	霞 裳	47
——青年鉗工郝福、栗春芳十分鐘完成全年任务的事迹		
敢想敢干的标兵	謝宝駒	55
——謝裕穎的故事		
破迷信大胆革新，土办法揚眉吐气		
.....	重庆空气压缩机厂团委通訊組	62
——陈健康用淘米水代替汽油的經過		
工人发明家龙文忠	海 波	68
多面手的紅旗	王 政	75

他創造、改装了六件心理学仪器	周作汗	80
——記湖南师范学院一个勤杂工人出身的实验員顏寿賢 的事迹		
一定要讓电波做我們的侦察兵	陈礼章	86
——青年王权中制成电波檢漏器超过美国的故事		
为真理冲鋒陷陣	李傳华	92
——記重庆煤矿設計院革新派与保守派的一場激战		
第一本書	江 涵	97
——青年工人罗金毅著書立說的故事		
第100 頭紅星	張苗嶺	105
——獻給青年工人和复員建設軍人		

共产主义精神的凯歌

馬信德 顧美忠

生命线上的搏斗

1958年5月25日。

夏夜是宁静的，上海沉睡了。突然急促的警铃划破夜的寂静。一辆白色的救护车冲进了广慈医院，人们只能隐约地看到标着：“上钢三厂”字样……。

这时已经是午夜二点钟了。

急诊室里的灯光通亮，今夜外科值班医生是共青团员汪肇国，这阵急促、紧张的警铃声，他立刻意识到发生严重的病情。事情的确是惨痛的。从担架上抬来的病人，周身焦黑，猛一看没有一点完整的皮肤，烧灼的衣服发出阵阵的焦味。病人一会昏迷了，不时发出喃喃的呻吟；一会儿又醒了过来，咬紧牙关，控制肉体的痛楚。不久又昏过去了。

外科十几个住院医师都被这一个严重的医疗任务惊住了，经过三个小时的清理包扎才舒下一口气，但是各个人的思想情绪却各不相同的。有的露出悲观失望的叹息：病人的生命要结束了，他死得太惨了。有的害怕这种重病，万一发生医疗事故连累自己。可是这里有一群青年人：共青团员陈德昌、朱德安……，他们目睹一副惨状，产生了发自内心的沉痛。

这位工人兄弟是上鋼三廠轉爐車間的工人，那夜发生严重的事故，盛鋼桶里的十几吨鐵水傾倒出来，一千三百度的高溫迎面逼来，把正在操作的爐長丘財康受到高热的襲击，几乎把皮肤都灼透了。当共产党员丘財康跳出控制台时，衣服都灼焦着火了，几个工人兄弟奋不顾身抱住他，以自己的身体压灭火焰，把这位受人爱戴的青年爐長抢救了出来……。

病人在生命線上搏斗。丘財康昏迷中醒过来，火紅的眼睛盯住医生們：

“同志，你們要救活我，我是一个很重要的人啊，煉鋼需要我……”断續地呼喊，忍受一切的苦楚，他咬紧牙关忍受着……

“同志，我是党需要的，我不能死，我要活，工作离不开我，新建合肥鋼廠等着我……。”昏迷中丘財康强烈地要求活着，圍在身旁的青年医生們絕望地看着他、沉痛地想：死神已經招住他的喉嚨了，鋼鐵战士的意志还是这样頑強地和死神搏斗，他是多么勇敢呀！

“預后不良”嗎？

晨会在举行。这是每天外科医生的例会。今天把灼伤病人作为主要議題了。外科值班医师陈德昌細致地汇报病人的溫度、灼伤面积、程度：

“丘財康占 89.3%，是二、三度的严重燙伤。病人在昏迷中，溫度高达39度多……。”

大家一片靜默，这些高級医生都有“根据”，从国际医学文献上的記載，美国燙伤权威伊文思的報告上說：燙伤病人的面積达 50% 以上，死亡率達 85%，伤部面積 70%，伊文思十一个

病例全部死亡，80%以上的几乎没有一个可以生还的，尤其是超过10%三度烫伤（烫伤按程度分三类，三度即最严重）根本不能救活，丘财康的三度烫伤即有20%，难道可能生还吗？

“还是举行医疗会诊吧！请大家来研究研究。”副主任史济湘喃喃地发表意见：

“我看不必了，这是多余的。”有一位医师更消极了。

“不必？人死还要开追悼会，这种严重烫伤不请专家会诊谁负责任啊！”一个人打了这种不恰当的比喻，流露出自己绝望和不负责任的态度。

会议室里正在进行专家会诊，上海所有著名的外科专家都到齐了。有各医学院的院长，有卫生局的顾问，有著名的外科专家。广慈医院外科主任董方中报告病情后，大家几乎没有什么反应，心里的结论早下了：死！寥寥几个人发表意见，照例各专家要在会诊单诊断签字，一位专家开玩笑地说：“我这次来只是和无关紧要的药一样，可用可不用，病人还有什么希望吗？”他匆匆地签了名，最后写上一句“预后不良”离开了。这不是他一个人的想法。

陈德昌听了这些话，心中又难受又焦急，他埋怨，但是又不敢发表不同的见解，因为他们都是名教授呀！

在病房中。丘财康从昏睡中醒过来，浑身针刺般地发痛，他才意识到自己还活着呢！他侧起头，妻子坐在床跟前，他知道自己已经度过多少漫长的日子了。

“我不会死，厂里党委书记对我说一定治好我！一切要相信党。”他强烈地自信——有党我就能活！

“厂里关心我们，今天把工资送到家里来了。”妻子焦急地但又想不出安慰的话。

“党費交了沒有？”一提工資他就想起党費。他从1954年入党时候起，养成这个习惯，一手拿进工資，一手付出党費，履行着一个共产党员光荣的义务和权利，这个月他不能自己亲手享受这个权利了，但他比平时更强烈地要求履行这个权利，这样可以讓党知道：你的儿子在活着，他一定会活下去的！

会診后垂头丧气的陈德昌在隔壁病室里听见他們夫妇的对话，这和他在会上听到的形成多么强烈的对照啊！他責备着：病人勇敢地要活下去；但我們譽为白衣战士的人却退縮了，这不是象戰場上临陣脱逃的逃兵嗎？他猛然走出去找年輕的外科医生、共产党员楊之駿！只要有心事解不开，他总去找他的，何况現在楊之駿还担任外科党支部副書記工作呢！他們把会診單的內容一张张翻过去，只有个別的人寫上許多有益的意見，发现更多的人都附上一句“預后不良”，意思是預測的后果是绝望的，看，这些“專家”的消极劲儿。

楊之駿向广慈医院副院长程賢家汇报这情况，这时这位副院长兼党总支書記已經和上鋼三厂党委負責人商討过了，院的党总支委员会討論决定：“党要过問这事情，破除一切迷信，尽一切可能来挽救病人。”这任务就嘱咐楊之駿去貫彻了。

时间呀，又挨过一天！鋼鐵工人的生命在延續中。但他怎知道为着自己的生命还展开一場医学界的思想斗争呢？

“洋权威”破产了

史济湘仔細地研究着病历，他凭着多年的經驗，知道什么病人是死亡，什么病人能救活。对于这个严重燙伤的工人他一开始就認為最多不过三天的生命。今天三天过去了，人并没有死亡，他心里有点奇怪。但他仍深信着美国医学文献，他

从大学毕业以来就知道最可靠的还是“洋人”。他想：也許明天或者今天晚上病人还是会突然变化的。

程院長和医院党组织负责人召集有关医务人员开会。当史医生发出一陣悲觀論調时，楊之駿生气了：“我們什么都尽到責任了嗎？所有办法都想完了？”

“办法当然沒有底。可是我們得相信統計数字、相信專家的經驗……”他又一次背出他熟悉的美国伊文思的医学报告。史济湘最后說：“这些統計数字是在美国这样医学科学发达的条件下才可能得到的，而我們呢？”

这时程院長默默地听完大家的爭論以后，問道：“在資本主义国家里燙伤的是誰？当然不是豪門貴族和資本家，只会是劳动人民，那里的医学專家难道会尽一切智慧和学識来搶救劳动人民嗎？而我們呢？”他針鋒相对地反問一个“我們呢？”以后，加重語氣道——“我們国家制度就是一切为了劳动人民，我們有一顆为劳动人民的心。”程院長誠懸地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引导大家打破迷信。这次談話引起了医生护士們激烈的思想斗争，有許多人从国际文献的迷信中解放出来了。这以后，每个医师立即重新分头翻閱各种文献，結合自己的經驗，提出各种革命性建議。把四十多个人大胆創造的建議概括成为十五条救治病人的新方案。积极进行治疗。

但是病情时而好时而坏，起伏不停，始終处于死亡的邊緣。医生們注射各种抗生素和大量血浆，挽救病人的生命……每天輸入 10,000 西西血浆，这种重量等于二个半普通人全身的血液。由于及时地輸入大量血液和血浆，病人第一关冲破了，“休克”現象已制止。

这对史济湘和一些医生來說，真是多么意外，这一切和病

人的坚强意志漸漸地打动了史濟湘的心，他開始懷疑自己的信念了，把一顆心投入了战斗。

社会主义——力量的源泉

在病房里。护士奚德娟看着丘財康漸漸沉睡了，她輕輕离开病房去打开冷气，室溫微微下降下来，她看見室內溫度達到預定要求，才滿意地吐了一口气。她提醒自己：病人需要調節溫度，千万不能有什么疏忽的。其实她几乎每隔五分鐘就去檢查一次室溫的。

丘財康昏昏迷醒了过来，周围一片模糊，眼睛怎么了？他忽然恐惧起来：

“同志，請給我照一照鏡子。”

在鏡子里他看見了自己一对坚定的眼睛，臉上立刻闪过一絲笑容，說：“我只要眼睛还在，就能煉鋼，就能趕英國。”

奚德娟感动极了。病人为了社会主义，为了多出一爐鋼，把什么痛苦都置于身外，她流下了激动的眼泪，她照顧的更加耐心了。以后病人背部皮肤糜烂，时常渾身发生难受的哆嗦，他一点沒有食欲，可是医疗却极需要营养，护士們巴望他能吃下一点，每个人从病人身上感染到的階級感情，到处被傳誦，也逐渐感动着每个人的心。

护士長李白利拿了錦江飯店菜單对丘財康說：“你点一个吧！”这时候，在克服病人突然失血死亡危急以后，最重要的是营养，很可能因为身体缺乏补給而发生严重后果的，所以护士們千方百計地去找病人喜欢的菜料，吸引他的食欲。但，病人痛苦地皺着眉头：我不想吃呀！护士焦急得不得了。

“当任务吧！一定要吃下去。”丘財康看見大家的紧张情

况却笑了：

“現在我沒有胃口，两个礼拜后我請你們到錦江飯店去大吃一頓吧！”丘財康在危急中，念念不忘的是工作，他甚至还想两个礼拜就上工去。一提到吃，他就流露出自己充滿信心的情緒，这些受到乐观气氛感染的护士們又一次为他的頑强生命力所感动了。为他吃这頓晚餐，她們伏在地上喂病人的飲食，只要能多吃一餐，就带着胜利的微笑了。

她們想出种种办法，来关心和看护着鋼鐵工人。为了增强食欲，从飯館里收集菜单；为了讓他不寂寞，把报上的鋼鐵生产情况，告訴他。大家都把参加这种医疗工作引以为荣。

在这場考驗中，也有临陣脱逃的人。有个护理人員以自己的儿子淋巴結开刀为理由，不愿去病房。实际上是她怕傳染綠膿杆菌。同志們都鄙棄这个放棄自己神圣职责的胆小鬼。一个人逃跑了，但成百个的青年人爭着要担任这个任务，把它当做最光荣的崗位。共青团員印丽华向組織上請求說：“請考慮我护理鋼鐵工人吧！我能做好的。”她的要求被滿足了。

全上海都伸出救援的手

第十一天了。

就在这时，丘財康感染了綠膿杆菌敗血症，病人的背部潰烂得很厉害，血和膿混在一块儿，紗布和棉花已經被血和膿水浸透了，发出一股股臭味。治疗要求背部尽可能多接触空气，病人只好長時間伏臥着。長時間伏臥，病人难受得全身哆嗦，說：“把我翻过来吧！”陈德昌含泪拒絕了。病人忍耐着痛苦，牙齿咬得咯吱咯吱响，陈德昌和医师們就更痛苦，我們怎样能够讓他減少一些折磨呢？他們希望做出一个可以使身体悬空

又能翻身的床。可是这哪里有呢？

“走，我們找工人兄弟去！”——外科医师們为这个病床討論到清晨二时，最后只做出这样一个决定：这个任务由叶椿秀医师去执行了。

叶椿秀医师带着血絲的眼睛来到上海医疗器材制造厂：

“一个鋼鐵工人燙伤了，我們需要这样一张床，能睡但接触身体最少……”这个消息，真象一块吸铁石，正在工作的朱厂長沒有說第二句話，就去找新产品車間主任、設計科所有工程师和老工人一同商量，大家心情更加焦急，眼看做床是来不及了，只有一张矯形外科床在出口商品展覽会上展览，也許可以改装。他們馬上用卡车运回来了。全厂工人知道工人兄弟燙伤了，都圍攏来出主意，有的說用皮球，前后各一个把人支起来，結果大家同意用海綿，因为海綿最軟。沒有这么大海綿，朱厂長、車間主任、工程师和工人一齐动手剪胶海綿，当他們发现胶水不够时，一个工人已經买了回来，原来他看到胶水不够，立刻自己出錢买了許多胶水回来。这样直到傍晚，許多工人放下定額規定的生产任务，突击把床做好了。

叶椿秀抱歉地表示感謝他們的支援，朱厂長回答說：“不必抱歉。我們工人每一分鐘時間非常寶貴，可是一个工人的生命却更加寶貴，我們会把今天的时间搶回来的！”

可是床經過試驗不适用，于是决定医院技工班重做一个轉床，海綿垫压下去就不透空气，也不适用。

叶椿秀又到了上海塑料二厂。当鍾厂長知道“鋼鐵工人燙伤了，需要一个塑料气垫”的时候，立刻带了四个工人来加班。他們装上气垫的最后一个輪子时，天已蒙蒙亮了。

“很好，翻身时病人睡着了还没发觉，气垫更是舒服

了……”听了陈德昌的赞美，叶椿秀愉快极了。他深深地舒了口气，走出病房，这时他才感到自己确实太需要睡眠了。……

各方面的配合，病人情况一天好一天。这时，医师考虑为病人人工植皮，这是使病人最后脱离危险的唯一办法。

这样多的皮那里来呢？“从我身上割一块皮给钢铁工人兄弟吧！”四十多个外科医师和护士要求捐皮，“但是绝不能这样做呀”——医院领导认为病人更需要的是治疗护理，医师们切去皮肤必然会暂时影响工作。这时正好有一个老太婆死了。大家就和她家属商量，大家担心这位年老的丈夫不会同意的，可是一经提出，死者家属说：“她既然不能活着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把皮肤捐给社会主义建设者吧。”

为了生命，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每一个地方、每一个人都伸出援助的手。

生命从死神那里夺回来了。

丘财康和广慈医院的医生们，向死神搏斗已经一个月了，死神没有夺去坚强的社会主义建设者的生命，它被击败了。医院为了满足大家关心丘财康病况的要求，每天出版病情公报。这几天已经表明：病况好转、体温下降、绿脓杆菌没有了，病人已经脱离危险期。

为了一个工人的生命，为了使他活着建设社会主义，全上海都以共产主义精神关心着，人们要向全世界证明：中国工人的生命是最宝贵的；为了生命，为了一个建设社会主义的生命，我们正在创造世界上没有的医学界的奇迹！

（原载1958年6月28日“中国青年报”）

鋼 鐵 战 士

——記小型平爐利用系数創造世界紀錄的

上鋼三廠平爐爐長韓忻亮

馬 信 德

上海的春天是美好的，今年各地青年英雄聚集在这里更添上几分春色。

全國青工代表會議在進行中。絢麗而莊嚴的會議大廳映着銀錠般的水銀燈，閃出一股白光，年輕人的心沸騰着，跳躍着，掌聲從已鼓得通紅的手掌里迸發出來，歡迎上海青年的報喜隊，多少塊標語牌啊！記載着青年們不平凡的創造，這裡領先的是上海鋼鐵工人的旗幟。

上鋼三廠小型平爐青年突擊班站在世界的前列！
創造小型平爐爐底利用系數十三噸的世界先進紀錄！

水銀柱把這塊優異的成績牌，似乎照得特別光亮、誘人。誰不想見見這群創造奇蹟的青年英雄們呢？水銀燈也探悉人們心头的秘密似的，搖動着自己笨拙的頭顱，一股銀柱射向上海代表團的席位，在向一個青年人點頭，會場上所有的青年也迸發更熱情的掌聲，似乎在祝賀、似乎在歡呼，歡呼我們青年一代的英勇气概。這就是上鋼三廠平爐青年突擊班爐長韓忻

亮，今天他是上海青工的代表，他受到朋友們的热烈欢迎，人們以称赞的眼光注视着他——他却更加显得靦腆，姑娘似的害羞。当然这也是有理由的，他——韓忻亮不过是英雄集体的一員呀！四年前他还只是一个店員出身的青年，根本没有摸过机器，一切都是党所培养的、教育的，今天的荣誉也是党给予的。他不禁从这里回顾这段不平凡的经历，好象銀幕似的一幕幕的情景又悄悄地出现在眼帘了。……

他想起了他的爸爸，他爸是个老海員，只要从船上回来，总要带点好吃的，给孩子講有趣而紧张的故事。他爸在船上摸惯了机器，因此也常和孩子們唠唠叨叨的說些机器的故事，机器在韓忻亮的心中种下了根，幼小的心灵多么想去摸点机器呀！

“爸，我跟你去吧！”爸总是安慰他：孩子你还小，将来我一定带你去。

将来——他有多么美好的憧憬呀！可惜一切都失望了，爸爸的船被日本鬼子炸沉了。可爱的爸爸一去不复返，再也没有人替他講机器的故事了。

“你給师傅叩头呀！这是师娘，你要好好服侍！”瞎了眼睛的媽媽拉着矮小、面黃肌瘦的孩子，强制地要他向一个从不认识的猴臉“老板”叩头，这是多不愿意的事，他胆怯怯的跪下去。听说要跟这个猴臉先生过几年呢！十二岁的韓忻亮心里是害怕的。

“孩子，媽可怜你，不过也没有办法……”他媽的左眼由于过分伤心而瞎掉了，家里沒有收入，不得不把孩子送去学生意，他才只讀过四年書，他多希望懂点知識摸摸机器呵！可惜一切都吹了。他只有到酱油店里去当学徒，替他师傅——老

板去燒飯、倒痰盂、抱小孩，三年滿了師，除了學會把秤、包貨物以外，什麼都沒有學到。解放後，“三反”運動前不久因為他和其它職工檢舉私方偷稅，醬油店倒閉了，他也隨之失了業。

可是，這時的遭遇完全不一樣，失業工人學習班馬上吸收他去參加學習了，沒有一點嫌他出身“卑賤”。

二

難忘的一天。

失業工人學習班班主任對他們幾個人說：

“你們要做鋼鐵工人了。”

多興奮呀，韓忻亮——這個只有二十歲的青年，多年來想摸機器的心願達到了。

當他看到平爐熊熊大火，吐出一陣火舌，似乎要把人吞下去似的，爐門象張嘴吃人的大鯨魚，不一回張開血盆大口，囫圇吞棗似的把堅硬的礦石吞嚥下去，把它變成了柔軟的鋼水……。他看得發傻了：

“來，同志，你試試看！”教他技術的李頌卿老師傅，把手上的那張鐵鏟讓小韓試試。小韓接过原來在師傅手里顯得那麼輕巧的鐵鏟却感到鐵鏟變得十分沉重而笨拙，他使勁地鏟了一鏟，——只有寥寥的几塊。猛然一送，正好爐門閉上，小韓唰的臉都紅透了。李頌卿和藹地笑着走來：“小伙子，別着惱，我在平爐前滾了二十年，單學鏟鐵鏟就學了三年，你呀——從現在起非得學上三年。”小韓凝視着龐大不可理解的平爐，暗暗地說：“我可要制服你，不必三年！”當夜他就沒有下班，一直盯著工人兄弟手中使展著、飛舞著的那把鐵鏟，連睡覺都忘記了……。